

结婚报告

胡文林 張国栋 等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PDG

102123

2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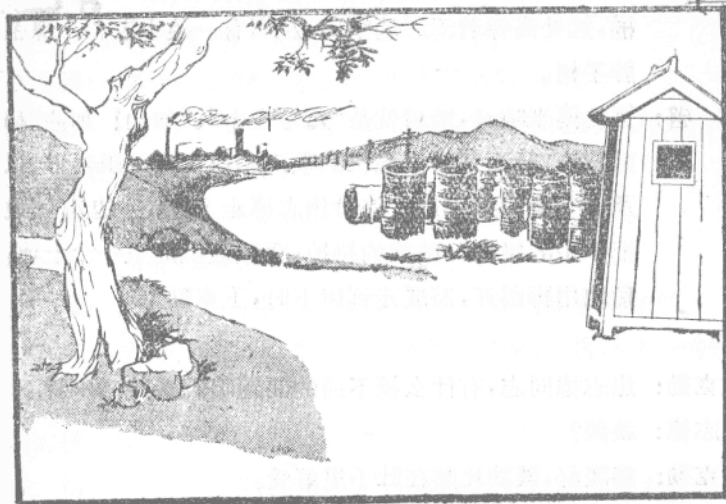
(1)

目 录

平靜的夜晚·····	衛民、漁夫 (1)
这是秘密·····	張国义原著、王德瑛修改 (15)
結婚报告·····	胡文林、張国棟 (27)

12347
56

102123
232



設計者 赫 鳳

平 靜 的 夜 晚

(独幕話劇)

衛 民
漁 夫

时 間：一九五七年七月。

地 点：某部四連駐地的哨位旁边。

人 物：陈永生——中士班長，二十四五岁。

焦志德——列兵，二十岁。

王克勤——上等兵，二十一岁。

战士甲——十九岁，上等兵。

战士乙——十八岁，列兵。

孙 明——三十五岁，特务。

特务一名。

布景：舞台右側露出崗樓一角，中央稍远处立着成排的汽油桶，远处高聳着工厂的烟囱，左側有一条小道和一棵歪脖子树。

幕啓：远处傳來哨音，接着就是“九号投中”、“加油！加油”和鼓掌声；时而又傳來愉快的歌声和輕松的手風琴声，以及有节奏的鼓掌声。这时焦志德走上来，一边走一边把手中的树枝一截截的扔掉，突然發現地上一个土塊，猛地用脚踢开，將要走到树下时，王克勤上。

王克勤：焦志德同志，有什么搞不通的問題咱們談談，好吧？

焦志德：談談？

王克勤：談談好，談談比憋在肚子里好受。

焦志德：說实在的，还是那些事鬧不通。

（王克勤坐下，焦志德也隨着坐下。）

焦志德：凭着初中畢業的文化程度和这把力气（拍拍胸）当不上个空軍駕駛員，当一个海軍是有把握的吧？（低头）可是……

王克勤：可是你沒想到成了一个保衛社会主义建設的公安战士吧？

焦志德：公安战士？一个步兵，有什么出息，就拿咱們來說吧，我入伍虽然時間不長，可是除了站崗就是練操，我总觉得……

王克勤：（半開玩笑地）我知道，你总觉得在地方上大小是个干部，到部队里不該当列兵，对嗎？

焦志德：我可不是这样說的，我是說……（突然地看幕后）哎，那不是修理鋼笔的嗎？

王克勤：好象是。

焦志德：（对内喊）喂，你是修理鋼筆的嗎？

（孙明在幕后声：“是啊。你修理筆嗎？同志。”）

焦志德：（高兴地）对啊。来，来給我們修理修理筆。

王克勤：在這兒修理不好啊，条令上規定的不允許外人在哨位附近逗留。

焦志德：那有什么关系，我們把他領到宿舍外边修理。

孙 明：（背着玻璃箱和小包上）修理筆嗎？同志。

焦志德：你来的太巧啦，筆坏了总沒有時間到城里去修理。

孙 明：是啊。解放軍同志日夜保衛着国家，也真够辛苦的啦。

（边說边放下箱子。）

焦志德：同志，咱們到宿舍那边去修理吧。

孙 明：（看了看天）不行啊，天气不好，我还赶着进城去买东西呢，要修理就在这兒修理吧。

焦志德：行。（看看王克勤）唉，王克勤，就在这里怎么样？一会儿就完了。

（王克勤不語。）

焦志德：来，先修理你那支吧。

王克勤：（考慮地）好吧。（拿出筆）你看一下，怎么写写字就不下水啦？

（焦志德拿出自己的筆。）

王克勤：你这筆很好啊。

焦志德：哼，提起這筆来，我就想起了那件事，（高兴地）我第一次用這支筆——，就是給彭部長写信，申請服兵役。可是……現在大家都說我对服兵役的意义認識不清，我若是認識不清，为什么当初主动的写信……

（战士甲、乙突然跑上。）

战士甲：哎呀，可把我们找苦啦！

焦志德：找谁呀？
王克勤：

战士乙：哎！在这里修理钢笔？！

孙明：啊，啊。修理钢笔。嘿嘿。

战士甲：嘿！找谁？找你们唄。

焦志德：（互相看了看）找我们？
王克勤：

战士乙：对啦。就是你们，因为有个好——消——息！

王克勤：什么好消息？

战士乙：（朝战士甲耍个鬼脸）对！打开窗子说亮话。（拿出一封信）
看！

焦志德：（要去抢）谁的？
王克勤：

战士甲：（攔住焦志德和王克勤）慢着，你们猜猜看吧。

焦志德：（同时地）我的。
王克勤：

战士甲：嗨！一封信两个“我的”。要是她来了，是谁的呢？（学

着女人甩辫子和走路的姿势）我是你俩谁的爱人？

焦志德：别开玩笑啦！（上前抢。）
王克勤：

战士甲：慢着。不过要有个条——件。

焦志德：什么条件？
王克勤：

战士甲：很简单。要是爱人来的信，要公开。

王克勤：公开就公开。

焦志德：这个——（声音不大的）没什么。

战士乙：辽宁省××县三区满堂红生产合作社。

焦志德：我的！（去抢。）

战士乙：（把信藏在背后）条件没问题吗？

焦志德：没问题。（接过信，拆開看，大家圍上去。）

战士甲：（念信出声）你提出来的问题我是这样認識的，（突然把信搶

过来)别不好意思啦。还是我来念吧。

王克勤：对，你接着念。

战士甲：(高兴地，咳嗽一声)你提出来的问题，我是这样认识的：

“列兵”这个字眼，它标志着党和人民把武器交给你去保卫祖国的安全、保卫和平幸福生活的开始，这是真正的光荣。

因为这是党和祖国对你的信任，你能够把工作做好，光荣就属于你。志德同志，我有你这样受祖国信任的爱人，感到莫大的光荣和幸福！放心吧，我坚决等待着你——

战士乙：嗨！这话说得我心里都热乎乎的了。

王克勤：(用手指堵着嘴)嘘——(暗示乙。)

战士乙：对，等着你。往下念吧。

战士甲：(调皮地)对否，请提意见。你的小兰于灯下。

战士乙：向未婚妻汇报的很及时呀！

王克勤：真理只有一个嘛。看，怎么样？我说你这个解放军战士还不如你爱人进步呢！这一回思想该打通了吧。

焦志德：这怎么能谈到打通思想呢！我觉得“人尽其材”的安排工作没有什么错误。

战士乙：怎么的，又拿二十三级干部比列兵嘛？

王克勤：可不是，方才我还和他争论了半天呢！

战士乙：我看焦志德同志对服兵役的意义认识的不明确。

焦志德：我不明确，我凭什么科员不当，一次再次地申请服兵役呢？我觉得一个人能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，就应当叫他去更多的工作。这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。

王克勤：怎么？你认为我们在做更少、更小的工作吗？

战士甲：当然囉。(学焦志德的口吻)48年一个区委委员到部队就当个指导员。(正经地)同志，现在是在建设现代化的国防

軍。你知道嗎？

王克勤：別說排長，就是給咱一個班長當，也領導不好呀，只有好好學習，才能逐步提高。

焦志德：提高？整天蹲這崗樓看倉庫，就是抓脖領子往上提，三個三年也提不高呀！

戰士甲：本領是虛心學來的，不虛心學習就提不高。再說，咱們是來盡義務的，年輕的公民應該履行這個光榮的義務。

焦志德：得啦！你還是回農村去說吧。認識問題應當客觀一點，別光搬教條。（中士班長上場，听着）咱們先不談文化程度高低，在地方總算是受過幾年革命教育吧，到部隊應該把鋼用在刀刃上。（學別人的口吻）列兵，一切要從頭學習。（正經地）可是這列兵又有啥呢？這樣分配工作，我覺得是白天點燈“有熱不發光”，對國家也有損失。

戰士甲：你這種說法根本就不對。當好一個列兵也不簡單。叫你當一名排長，完不成上級交給的任務，對國家、對人民就是犯罪。

焦志德：（不耐煩，嘲笑地）哎，你們聽……。 （指樹。）

眾：（莫名其妙地看看樹上，注意地聽了一會兒）什麼？

焦志德：（指樹）聽，這只小鳥叫得多好聽啊！

眾：那有鳥叫？

焦志德：剛才你們沒聽見么？

中士班長：（上前）焦志德同志，耿玉斌同志說的對，你應該好好考慮。

孫明：同志，你的筆修理好啦。請你試試吧。

王克勤：修理好了嗎？（接筆）誰有紙給我點。

戰士乙：（拿出小本）我給你一張。

王克勤：（突然从口袋內掏出信皮）不要撕吧，在信皮上試試算啦。

孙 明：（將筆給王克勤，看看信皮）青島么？好地方，山明水秀，好地方。

王克勤：（誇家乡）我們家乡出产的魚罐頭，那味道可美啦。

战士甲：家乡罐頭都把你瘋了。

王克勤：叔叔来信說，他最近要来看我，給帶几个来。我想請請你們。

中士班長：好啊。

孙 明：（接过焦志德的筆）你这笔得換舌头啦，現在我还没有貨，明天来怎么样？

焦志德：不行，明天我們就去換——

中士班長：（緊接着）可以，明天換吧。（示意地）同志們，剛才二班長給我講了个故事，很有意思。

战士甲：再給我們講講吧。

众：对。給我們講講。

中士班長：好。从前，在森林里住着一群羊，羊过的很好，附近有一只狡猾的狼要想吃掉它們。可是由于羊防守的很严，狼总沒有吃着。有一天狼去請教狐狸，狐狸借給它一身羊皮披在身上，結果……

孙 明：（收拾完工具，虛伪地）同志，嘿嘿，明天見。（下。）

众：（应付后）結果怎样？

中士班長：結果，混入羊群里，背跑了一只小羊。（幕后：“四班長同志，排長請你”）知道啦。同志們，回去准备一下吧，快要点名啦。

众：是。（陸續地下。）

王克勤：班長同志，我有个要紧事兒跟你談談。

中士班長：（看看表）談吧。

王克勤：班長同志，我对修理笔那个人有点怀疑。

中士班長：噢，你說吧。

王克勤：方才我在信皮上試驗笔的时候，發現他很注意我信皮上的部队番号和寄信地址，我看他对崗哨很有兴趣。

中士班長：很好。

（灯光全滅。又漸漸轉微明，呈深夜色。）

（当天深夜。雨后，天还陰沉沉的。焦志德披着雨衣站在哨位上，忽听有脚步声。）

焦志德：誰？

（中士班長幕后声：我！）

焦志德：口令？

中士班長：先。（披雨衣上）焦志德同志，情况怎么样？

焦志德：班長同志，哨位周圍一切正常。

中士班長：天气很不好，要特別注意。

焦志德：是。班長同志，要特別注意。（中士班長下。焦志德向四外看了看，把雨衣、帽子往后推下去，自豪地）多么平靜的夜晚，好好休息吧——劳动的人們！（有脚步声，警惕地听着）誰？

（孙明在幕后声：“我，我是家屬，来看我侄子的。”）

（在手电光下，孙明化裝为一身農民打扮的老人上。）

孙 明：嘿嘿，你們这里是四連吧，同志？（向哨位走。）

焦志德：老乡，請你先站住，你老找誰呀？

孙 明：我是来找我侄子的，他在四連，名字叫王克勤。他是你們这里的吧？

（焦志德走向前看看孙明。）

孙 明：（拿出一封信）同志，这是我侄子向家寄的信，你看看，是你们这部队吧？

焦志德：（接过信退回原处，用手电筒照着，看完了信，高兴地）对呀，老大爷，你找对啦。

孙 明：（高兴地）可好啦，好几年没看见啦。哎呀，出一次门可真不容易啊。（边说边往前走。）

焦志德：老大爷，请你不要往前走啦，我按一下电铃把值班员叫来，把你领到值班室去找王克勤同志。

孙 明：（着急地）不用，不用，别影响你们的工作，等一会没啥，只要找到了就不焦急啦。（看看天又看看地）同志，你看这天还要下雨，地上又这么湿，我把东西放在你那里，（指岗楼）顺便也歇歇腿。

焦志德：大爷，很对不起，条令上规定是不允许这样的。

孙 明：（犹豫了一下）我在家里对待军队同志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，我找到你们这里就象到了家一样，你能让我走了三、四天路的老头子，站在稀泥汤里么？

焦志德：（犹豫地）是啊，这……好，老大爷，那就请你过来好好歇歇吧！

（孙明看看四周向哨兵走去。）

焦志德：（注意前方，并关心地）老大爷，一路上可够累啦。

孙 明：（在哨所跟前放下东西）是啊！在家千日好，出门时时难哪！这几天可把我折腾苦啦。（边说边拿出刀子，对焦志德兇狠地举起。）

（这时，舞台右侧远方突然喊：谁？站住！）

（焦志德被突如其来的喊声惊住，紧接着警惕地往前跨了两步监视着四周。也就在这时他脱掉了孙明的暗害。）

孙 明：（刚要行兇，因焦志德往前跨了两步，他撲了个空，在万分惊惶中迅速地把刀子收藏起来。这时焦志德看看四外没有动静，又突然地回过头来警惕地看着这个老人。孙明这时装着很害怕的样子，苦笑着）同志！这

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

(远处有脚步声，焦志德急注视，中士班长上。)

中士班长：(若无其事地)焦志德同志，这里的情况怎么样？

焦志德：班长同志！一切正常，就是来了一位家属，是看王克勤同志的。(用臂示意在哨所里。)

中士班长：噢！(看了一下孙明)你是来找王克勤同志的么？

孙明：(故作镇静地)是啊！哦哦！是找……王克勤同志的。(故作突然地)同志啊！咱们这里还不太平么？刚才……

中士班长：(自然地)没有事！刚才是咱们一个新战士第一次担任勤务，他心里害怕，看见了一条狗，就慌啦！

孙明：噢！我觉得现在也不能有事。(安然地掏出烟袋。)

中士班长：老乡，这里不准吸烟。

孙明：(冷静地)啊？不让抽烟？咳，乡下人那懂得这个规矩呀。

焦志德：(介绍地)班长同志，这是老大爷找王克勤同志拿来的信。

中士班长：(仔细地看了看信，对孙明)老乡，你找对啦，一路上辛苦吧！(把信还给孙明。)

孙明：没啥，没啥。只要找到了再累也没啥。

中士班长：(对焦志德)焦志德同志，这里由我负责，你去挂电话，叫王克勤同志来领家属，(看看孙明)越快越好。

孙明：同志，不用……

焦志德：班长同志，是不是去告诉值班室？

中士班长：不用，因为老乡累了。(看看孙明。)

焦志德：是，马上叫王克勤来领家属。

孙明：(慌忙地)同志，同志，(焦志德站住)我看不用啦，深更半夜的，白天你们都很累的。

焦志德：沒关系。王克勤同志呀，他要听說你老来啦，可高兴極啦，保管跑来接你。

孙 明：不，我已經找到你們十四連啦，还急什么。

焦志德：老大爷，看你高兴的，把我們四連說成十四連啦。

孙 明：（故作惊奇狀）怎么？你們是四連？

焦志德：是啊，我們是四連。

孙 明：四連？那么說，我又找錯啦？深更半夜的又白呆这么長時間。我得走。

焦志德：沒有錯。王克勤就是我們連的。你先等一回，我馬上去打电话叫他来接你。（轉身要走。）

孙 明：同志，不，別找啦，不对呀。那边崗哨告訴我十四連在这，他可能听錯啦。（拿起小包就要走）倒是年紀大了，耳朵也不中用啦。（不好意思地）同志，很对不起，麻煩你們啦。

焦志德：沒啥。

孙 明：哎，出門真不容易呀。

中士班長：站住。

（孙明突然轉过身子站住。）

中士班長：老乡，你还是不要走吧，王克勤同志就是我們連的。

孙 明：同志，謝謝你們多費神啦，我侄子在十四連三、四年啦，不会錯，你們連有叫王克勤的，可能是重名重姓吧。（又走。）

中士班長：站住！（跟上三、四步，看孫明）我們再三地說你沒有找錯，假若你总坚持說找錯了，我說你可能把机会找錯了。

孙 明：（一楞）同志，你說些什么，我……我，我可真一点不明白。

中士班長：哼！这叫我怎么解釋好呢？

孙 明：土埋半截子的人啦，有什么可逗的？假若我侄子对待

你們的老人这样無禮，你們心里怎样呢？

中士班長：我？（气憤地笑了笑。）

孙 明：年輕人，做事总要拿人心比自心。（生气地走。）

中士班長：站住！

孙 明：你这人也怪，我说过找錯了，你为什么总纏着我，今晚上还要找到我侄子呢。

中士班長：找你侄子我不反对，我們可以帮助你找，假若你是家屬，可以把你拿的小包檢查一下嗎？

孙 明：（大方地）那有什么不可，就一双布鞋，你看看吧。（放在地上。）

中士班長：請你向后一点。（解開小包。）

焦志德：（起初因班長对家屬的态度感到不滿，后見班長的嚴肅样子，不自覺地把槍口对准孫明。）

孙 明：包里都是一些家乡土产，他四、五年沒吃着啦，特意給他帶來点尝尝。

（中士班長細心地檢查着鞋和梨，对两个罐頭很感兴趣。）

孙 明：（不自然地）家乡离海很近，魚盒子也是家乡罐頭工厂出的，所以——

中士班長：所以才給你侄子帶來点尝尝是不？

孙 明：对，对。

中士班長：奇怪！你們家乡工厂出产的，为什么貼着我們本市的商標？

孙 明：啊！——这个——这个，可能——可能他們是一个系統吧。

中士班長：嗯，是有可能。打开看看可以嗎？

孙 明：可以，当然可以啦，不过，打开就会坏的。

(中士班長笑了笑拿出小刀。)

(孫明馬上上前。)

中士班長：請你站住，我自己能打開。

孫明：同志，打開就壞了。我好不容易帶來的。一半天找不着我侄子，不就得白扔了嗎。

中士班長：這個你放心，我可以負責。(從表面上要開罐頭，但卻注意孫明的行動。)

(孫明不安地向四下看着，突然抽出刀子，剛舉起來……。)

焦志德：班長！不——不准動！

王克勤：
戰士乙：(從兩旁竄上)站住！

(中士班長早就將孫明一脚踢在地上，刀子擰出去很遠。)

孫明：(被擰到台中央)同志，同——

中士班長：住口！這裡沒有你的同志。

(戰士乙代替了焦志德的崗位，焦志德和王克勤將孫明檢查後推到台角。)

王克勤：(對孫明)蹲下！

孫明：(戰戰兢兢地舉着手蹲下)不要誤會……

中士班長：住口！這種誤會你是明白的！(摘下孫明的帽子，孫明露出分頭和化裝的胡子起來很不相稱。他兇狠而狼狽地低著頭。)

焦志德：(恍然大悟地)啊！是你？修理鋼筆的？！

王克勤：(從地上揀起刀子)班長同志，這是他行凶的刀子。

中士班長：(接過刀子，對焦志德)看！他想用刀子殺死我們的哨兵，(指手拿的罐頭盒)再用這些化學易燃劑點燃這裡的汽油。(走近孫明，自豪地)為啥低著頭呢？看看吧！我們這兒仍然是平靜的夜晚，可是你們……

孫明：(惡毒地)哼，你只抓住了我們中的我自己，不久你們就

会看到，你們这里大火冲天，油庫化为灰燼！

中士班長：（幽默地）我看你別作美夢吧！（命令地）把那个家伙帶上来！（战士甲押着另一个特务，哆哆嗦嗦地上，孫明看到他的伙伴也被逮捕时，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失望地低下了头。）

中士班長：怎么样？在公安軍战士面前，你們耍的把戏就到此为止吧！（孫明显出了胆怯、狼狽的样子）把他押到值班室去！

（王克勤、战士甲押着两个家伙下场。）

焦志德：班長同志！我……差点上了敌人的当！我应……

中士班長：应当接受教訓，現在先不要作檢討。

焦志德：是！应当接受教訓！（轉口吻）班長同志，你怎么一眼就看出他是坏蛋呢？

中士班長：不是我，是王克勤同志，他在白天修理鋼笔的时候發覺的，立刻汇报給了連長，今天晚上的活动就是連長布署的。

（从焦志德面部看出他对王克勤的欽佩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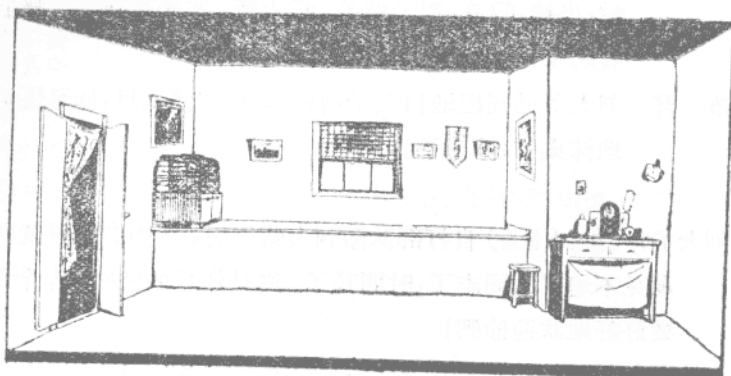
中士班長：再說，那个家伙虽然有些狡猾，但化裝的技术并不怎么高明，你沒注意他左耳下面的一顆黑痣？

焦志德：班長同志：（高兴地）咱們这工作的确是一門复杂的學問。在我入伍以后的这些日子里，驕傲情緒支配着我……。

中士班長：你还記得吧！指導員曾講过：“要想猎取野兽，就必须先学会打猎的实际本領”，可是你……。

焦志德：（吃力地）班長！我明白啦，当好一名保衛祖國的列兵，是不簡單的。

〔幕急落〕



設計者 王 秋

这 是 秘 密

(独幕话剧)

張国义原著
王德瑛修改

人 物：刘大爷——五十六、七岁，軍屬、生产模范。

張明春——二十五、六岁，某部老战士。

王 胜——十九岁，某部新战士。

时 間：冬春之交，战术演習期間。

地 点：某地一个小村庄。

布 景：这间房子是刘大爷的住室。住室正面是一排半截玻璃窗戶，明煌煌的。牆上有一面生产模范的小紅旗，軍屬証明書，劳动模范獎狀，还有鏡框。鏡框里边全是他孩子們的照片，照片上有男有女，有軍有民，还有政府工作人員。左边还有一鏡框，是全家福的放大照片。另外，牆上还有一些生产、幸福生活的年画。下面是一条大通炕，炕头上有一普通的衣櫥。左前方是通往外間的一个屋門，右前方有一張八仙桌子，上面有些家常摆